

文化动态

# 市乌兰牧骑：“送欢乐 送文明”到百姓心坎里



连日来,市乌兰牧骑演出小分队深入到杭锦旗图古日格嘎查、沙日召嘎查、隆茂营、永兴、乌兰木独、杭锦淖尔、沙圪堵村等地开展了“送欢乐 送文明”基层服务活动,将欢声笑语与文明新风送到百姓心坎里。

此次演出,通过独唱、器乐表演、呼麦、好来宝、说唱、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把新创作的作品送到基层,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乌兰牧骑的精彩演出,切实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怀。演出中,五重唱《党的恩情》深情诠释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深厚感情与无限热爱;小品《进城》《遛狗》则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反映了现代农村牧区生活的点滴变化和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好来宝《白马赞》通过生动的说唱艺术,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说唱《鄂尔多斯谱新

篇》和快板《暖城风采》则以新颖的艺术形式,展现了鄂尔多斯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城市的独特魅力;《同心共筑中国梦》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振奋人心的歌词,激发着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共同信念与决心。

演出的间隙,市乌兰牧骑队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还为前来观看演出的群众发放了党的政策及方针相关资料。

沙圪堵村村民吕斌对演出赞不绝口:“乌兰牧骑来我们村演出,给我们带来了文化大餐,这跟我们在电视上和手机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好像把我们带到了宽广的大草原上,这种形式的表演,我们农牧民群众全力支持,十分欢迎。我特别喜欢宣传党的政策的节目,比如快板《暖城风采》,希望乌兰牧骑经常

来我们这儿演出,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党的政策和家乡的变化。”

乌兰木独村村民王小丽说:“我真希望乌兰牧骑能多来几次,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我对说唱《鄂尔多斯谱新篇》印象比较深刻,感觉很有活力。还有些节目对我们来说,旋律非常熟悉,非常有亲和力。”

据了解,市乌兰牧骑“送欢乐 送文明”基层服务活动从未停歇,接下来,还将继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挖掘北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创作出更多彰显北疆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送到田间地头,将文艺的触角延伸 to 基层的最深处。

冯玉蓉

## 市图书馆送书上门情暖读者

本报讯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家旻 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了“寒冬送书香 情暖老人心”送书上门志愿服务,为老年读者送去一份温暖的书香关怀。

冷风飕飕、冬寒料峭,对于老年人来说,最不愿意在这样的天气外出。为关爱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服务职能,提升老年

人的读书热情,市图书馆适时开展“寒冬送书香 情暖老人心”送书上门志愿服务活动,将志愿服务送到了读者家中。

家住伊金霍洛旗丽都水岸的高女士是市图书馆的忠实读者,她经常骑电动车来图书馆读书看报,但最近天气寒冷,她不敢骑车来图书馆阅读书报。市图书馆志愿者了解情况后,将她

喜爱的《东方养生》《东方药膳》《保健时报》等报刊送到家中,让她居家阅读。志愿者们还为她讲解了一些电子阅读资源的使用方法,方便她在不同环境下畅享阅读乐趣。

“寒冬送书香 情暖老人心”送书上门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为老人们带去了精神食粮,更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文化大观

## 农民诗人张冰剑和他“燃烧的灵魂”

□人杰

头戴鸭舌帽、鼻梁近视镜。出生于鄂托克旗蒙西镇羊场村的张冰剑不干农活已有几年,今年61岁的他将更多的时间用到了文学创作中,成果是一本最新出版的诗集《燃烧孤勇的灵魂》。

他并不讳言自己的农民身份,在与笔者交谈中,他强调更多的是自己的写作天赋。“初中时,我的作文就是范文,老师在课堂上读,我有种巨大的满足感。”“高中肄业后,曾在家乡报刊上投稿,第一次拿到了两元稿费。”张冰剑表示,正是这两元稿费,成为他追逐文学的动因。“无论此后打工,还是返乡务农,写作都成为我的精神避难所,我写作其实是燃烧自己的灵魂。”

没有固定书桌,张冰剑在写作中只要找到能摊开纸笔的地方即可。与很多学识渊博的作家相比,张冰剑家中仅有的几本文学名著,都被他压到了柜子里。“除上学时翻阅过,此后再没有读过。”

在羊场村,张冰剑从事文学创作是孤独

的。村民会打趣他,但他置之不理。他认定这是自己的爱好,又不靠它养家糊口。但张冰剑总会有惊人之举出现。在最新出版的这本诗集《燃烧孤勇的灵魂》中,他一改找人作序的惯常做法,而是“请了李树榕、陈继明、崔荣3位名家在书的内页联袂签名推荐。”

能出版诗集对于张冰剑来说并不容易,他告诉笔者,这是自己40多年来奋斗的结晶。“尽管整本书只有10多万字,但每一首诗都是经过感情浸润过的语言,都力求独特、唯美、生动、形象、凝练,进而创作出雄浑、广阔、空灵的诗境界,让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去感悟。”

张冰剑是一个相信灵感的人,有时候灵感来了,他会整夜整夜持续不断地创作,“惹得家人经常睡不好觉。”但灵感只是张冰剑展示自我的一面,在后期的再创作中,他会仔细斟酌、反复修改才会发表。

鄂托克旗文联主席高佳表示,正是这种坚韧,使得张冰剑短短几年就从鄂尔多斯作家协会会员变身成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且屡屡在

各类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并斩获各类奖项。

在张冰剑并不宽大的一间屋子里,摆放着他近期所获的奖杯,拍照时,他轻拿轻放。他说,每获一次奖,都是对自己人生的最高奖赏。随后他又补充道:“我写作不图名不图利,只是我的一个奋斗目标。”

诗歌创作之余,张冰剑也将散文作为主攻方向,在最新一期的《海外文摘》杂志中,他的《牧马人救马》被收录。文中,他写的“腊月的鄂尔多斯高原,好像贴近了时光的冰点,河岸上的山沟沟里旋转着清寒和料峭的西北风”,让著名诗人温古读后叹为观止。

温古曾是内蒙古《草原》杂志的编辑,他认为张冰剑的作品“能在朴实无华的跳跃文字中,跌宕出生命的波澜,这与普通意义上的创作者截然不同。”“假以时日,张冰剑的写作才华,一定能在更大范围内被认可。”温古相信自己的直觉。

“力争今明两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张冰剑表示,“条件已经,只需静待。”

## 鄂托克前旗的边客

□薛金丽

长城,是古代北方地区的重要军事工程,也是古时我国北方地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过渡的交界地区和重要的物质文化交流之地。历史上,有一批专门从事长城边境贸易的人,榆林人习惯上称长城内外做生意的人为“边客”。

榆林这座古老的城池,是蒙汉通商的重要边关小镇,她有一个极具历史感的名称“驼城”。鄂托克前旗老乡把榆林称作“特绵图”,这是蒙语“骆驼城”的意思。在当时,对地处毛乌素沙地的榆林边客来说,用骆驼来运输货物是最合适不过的交通工具。据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榆林的手工业界和商业界有一半人从事与边贸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内蒙古地广人稀、幅员辽阔,榆林人口中的“走蒙地”,其实就在今天的乌审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杭锦旗等范围内。根据《伊盟经济与政治》《西北论衡》关于榆林边民在伊克昭盟分布图统计,现居住在鄂托克前旗的汉族多为榆林一带的移民,这是依据地缘接近的自然选择。据《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伊克昭盟志》等相关资料记载,榆林边商在伊克昭盟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地域分布,在鄂托克旗从事经商的人,大小买卖有百余字号、人口五六百,并且多分布于鄂托克旗西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鄂托克前旗境内。

鄂托克前旗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这里地处蒙陕宁三省交界,又恰好处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之地,而榆林则是边关重镇,与这些地区相连接,又能通过鄂托克草原向甘肃、宁夏延伸。

蒙汉民族的民间贸易交往的历史很久远。明隆庆五年(1571年),蒙古族首领俺答汗与明朝息战议和,以纳贡、互市为条件,共商在沿蒙边界开设互市(也称马市)11处,榆林镇北台附近的红山寺为其中之一,这是当时蒙汉民族进行交易的最大边贸市场,蒙民在此可以购买生活用品。双方还议定汉商以烟、糖、茶、盐、布等上市,但不允许交易粮食和铜、铁器;蒙民以绒毛、皮张、牛羊等交易,禁止易马。那时交易的形式有固定和流动两种,固定形式是在举办庙会时设置买卖点,远近牧民来参加互市;流动形式有点像今天的那达慕,商人们带来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牧民们赶着马、牛、羊,携带绒毛、皮张、奶食品来互市,一边赶会,一边交易。

虽然有禁令、有战乱,但由于两地资源配置不同,草原民众对茶叶、铁锅、布帛、丝绸等的急切需求,以及边贸生意的可观利润,刺激着沿边汉蒙民众不顾禁令,私下进行交易。最初由榆林商人与边关军卒进行,这些巡哨兵丁利用军务之便,夹带物品私下出关与牧民交换,这大概是两地最早的“走私”活动。特别是陕西定边北部与鄂尔多斯草原有盛产湖盐的花马池、苟池、白池,并且草原盛产良马,加之水草丰美,为西北边民、驻地官兵和蒙地民众创造了极佳的贸易条件。为解决边防军马所需,宁夏总兵史召奏请以花马池“纳马中盐”换取河套、延庆、平凉等地的官民所养的战马,明朝廷只得顺应潮流、改变政策,设立马市。政府在延缓、定边实行盐马交易政策,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马交易”。“盐马交易”促使一批榆林边客深入草原上进行贸易活动,形成双赢互利的局面。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这种经济贸易关系,是维护双方边境和平的重要条件和纽带。

边客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与当时驻守边关的军队为解决粮草问题和统治者召民屯垦政策有关;二是与鄂托克前旗北大池“白池”、定边“苟池”以及“乌池”和宁夏“花马池”这几个大盐湖有一定的关系;三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副产品不能满足两地百姓的需求,也没有获取的渠道;四是榆林有很多的手艺人供大于求,只能走蒙地一边操持自己的手艺,一边经商来维持生计;五是草原民众对日常生活用品有较大需求等,他们因交通不便,与外界来往较少,不得不依赖这些边客的供应。

在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民国时期,榆林边商贸易已经占据了陕北和鄂尔多斯地区经济的半半天,不仅改变了自身生活状况与生活方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和影响着蒙古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与经济观念。榆林文史专家李永清在《榆林蒙汉贸易及其他》中说:“蒙汉贸易是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他主要通过两族人民的友好使者——边客

进行。”

在榆林城中,大多数边客比较富裕,他们带动了一批批榆林人走出城门,这些人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基本都是在榆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祖上在蒙地有固定的居所和朋友,并且是亲戚拉亲戚、邻居带邻居,要么弟兄几人、要么祖孙几代,要么掌柜伙计,他们在异乡抱团发展、互相照应。那时,他们弟兄、邻居或朋友结伴而行,一般不带妻儿老小,驮着一些物资,风餐露宿,走走停停需要七八天。边客最初到蒙地时,是不允许盖房的,没办法就打地窝子居住,后来才发展为柳圈庵子,再后来是土坯房。为了生存、取得耕种等权利,他们通过和当地的蒙古族交朋友、拜把子、联姻、过继子女等方式加入蒙古族户籍,取得居住权。他们把服饰、饮食、手工艺等带到了当地,极大地丰富了牧民的生产生活。在他们的影响下,牧民学会了种地,学会了缝纫等,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鄂托克前旗的榆林边客大概有以下三类:一类是揽工汉。草原地广人稀,最缺劳动力,特别在接羔、搔羊剪毛的季节,蒙古族牧民习惯从事放牧,不善于务农,但是牲畜需要饲草料、人也需要粮食,于是就雇佣揽工人都帮忙种地,这些人大多集中在城川、三段地、珠和等农业种植地区,在原毛盖图苏木巴音乌珠、东方红、玛拉迪苏木、昂素等牧区也有分布。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人不是商,而是客,只是为了逃荒、谋生、躲债,但也有人后来成为边商。第二类是手艺人。他们自带工具,上门为牧民服务,制作皮衣、擀毡、做箱柜、打墙盖房、看病、收草药等等,有的还携带布匹、水烟、砖茶以及针头线脑等蒙民必需的生活用品,边做工、边换货,得以维持生计。由于投资少、规模小、经营灵活,大多数边商就是从这一些手艺人发展而来。第三类是从事大宗生意的边商,也叫大边客。他们有雄厚的资金,在蒙地有自己的草场和经商的据点,他们有庞大的骆驼运输队、有固定的伙计,经营范围更广。这些边客多与旗王府和王公贵族交往深厚,有的租来垦地再转租给农民耕种,从中收取租金,群众称其为“二地主”和“地把头”。鄂托克前旗一带的垦地均为大边商放垦,这里边商兼地主的榆林边客不少。

边商有“行商”和“坐商”之分,“行商”有自己的骆驼队,有伙计、脚夫跟随;“坐商”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草牧场,同时兼有行商的特点。在鄂托克前旗比较有影响的边商有很多,像著名边商李天恩在乌审旗和鄂托克前旗拥有畜群,建立两大牧场,创办了八个商号,分布于榆林至宁夏陶乐县之间的辽阔地域;还有榆林青云乡色湾湾人陈平安,其商贸生意涉及的地区有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包头等地,最远到达天津;再如民国时期榆林城著名边商盛振堂,在包头和榆林城均有商铺,并在乌审旗和鄂托克前旗昂素镇明盖嘎查拥有大片牧场,设有“福盛和”商号。

在鄂托克前旗的边客里有一位传奇式人物杜摆言,早年因家欠债,他9岁时来到鄂托克前旗,在一家蒙古族牧民家中当拦羊娃,相当于今天的打工抵债,他为人随和、头脑灵活,深受主家的喜爱,后改蒙名杜巴宁,等到债务抵消后,便做起了小本生意。他勤俭持家,诚实守信,生意一天天地扩大,在原毛盖图苏木巴音乌珠嘎查有了固定的牧场;他人缘极好,诚心与牧民交往交流,当地牧民都把他当作贵客热情地接待,即使动荡年代,也没有对他发难,牧民们发自内心地接纳他融入草原的一员,这也是杜氏家族最终长期留居当地的原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边商已经基本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由于当地牧民的需要,每次秋冬返回榆林,牧民们总是请他帮忙带一些生活必需品,来年春天,再帮牧民带回所需物品,这样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榆林的边商在蒙地从事商业贸易,踩出中国历史上诸多的“盐马古道”,形成了400多年间上百万人的经商移民浪潮,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这些边商带动了牧民的生活和草原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促进了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书写了一段民族融合发展的故事。

## 北疆文化

主办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  
单位 鄂尔多斯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



榆林城一角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 第三章 考古发掘

**第二十七条** 一切考古发掘工作,必须履行报批手续;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

**第二十八条** 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为了科学研究进行考古发掘,应当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考古发掘计划,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在批准或者审核前,应当征求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其他科研机构及有关专家的意见。

**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考古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遇有重要发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及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处理。

**第三十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应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在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其他科研机构及有关专家的意见。

确因建设工程紧迫或者有自然破坏危险,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急需进行抢救发掘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发掘,并同时补办审批手续。

**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